

偷你的心

第一部 贼圈内外原创力作

偶是深圳

巫马英雄 著

贼亦有道
天下无贼

一个贼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偷你的钱 偷你的心
偷你的钱 偷你的心

偶是深圳 一个贼

巫马英雄 著

偷你的钱 偷你的心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偶是深圳一个贼/巫马英雄著. - 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80115-857-1

I. 偶… II. 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8393 号

责任编辑:朱 磊

出版发行: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(010)83908400

发行电话: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15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数:1-50 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115-857-1/I·167

定 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序言：关于这本书

这是一个非常KUSO的故事。偶是深圳一个贼，偷你的钱，偷你的心。

在写这本书之前，我曾经丢了六部手机。当最后一部手机被盗后，眼前灵光一现，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那就是深圳的贼江湖。

用贼的视觉去看深圳，是个很有趣的事情；贼看贼，满世界都是贼。不信，你试试。

于是，在想象的世界里，我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江洋大盗，痛痛快快过了把手瘾。你偷，我也偷，看咱们谁惹谁！并且义正辞严地讲出通道理，像什么“国运昌而仓廩实，仓廩实则治教化，治教化则人心正，人心正则天下无贼”，等等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本书的书名有点歧义。写完之后，拿给北京的朋友们看，他们一致拍案叫绝，只是目光怪怪的。

我连忙解释：“你们别以为偶真的是……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那是那是。目光仍然怪怪的。

我知道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因为黄河的水本来就不清！这就是拿自己“恶搞”的结果，看来以后出门要拿公



安的证明才行。唉！

没办法，在这里我只得发表一个特别声明：千万别把我当贼。深圳是有个“偷王”，但不叫七爷；某人是出国了，但他不是盗国库；而我本人呢，从来没干过这活。不信你问公安局。

不过，也怨不得人家怀疑，因为这中间也掺杂了某些真实成分。至于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您自己一看就明白。

巫马英雄

2004年11月7日于北京



目录

序言：关于这本书 ①

乔大羽靠小偷发了财 ①

⑭七爷买去了偶的双手

豆子的刀片藏在舌头下面 ②⑨

偶成了深圳一个贼 ③⑤

江湖自有江湖的路数 ④⑨

⑥⑧春天的日头下有两只虫子在动

比贼被掏了钱包更稀罕的 ⑧⑦

⑩①“义盗门”的来龙去脉

深圳的贼干了一件大活 ⑫⑥

阿飘阿飘阿飘飘飘飘 ⑭①

⑮⑧偶决定洗手上岸

⑰⑥西行途中贼无贼道

⑱⑨深圳被盗了一百个亿

大结局 ⑳⑧



十多年前,深圳的野地里都能长出钞票来。

那时候,在深圳做什么都赚钱。倒地皮、炒股票、搞传销……那钱仿佛生了眼睛,一股劲地往怀里钻。

那时候,深圳人的钱袋鼓鼓的,腰杆儿挺得直直的,走到哪里都牛气冲天。不像现在,拦辆“的士”去关外,都要讲半天价儿。

钱多,就招小偷,这是规律。那时候,全中国最棒的小偷

都在深圳。如果排成一溜长队，能从深南大道的东头排到西头。

小偷多了，生产什么门呵锁呵的就红火。这也是规律。

老深圳们都知道，那会儿生意最火最旺的，就是将军锁厂的老板乔大羽。

乔大羽人称乔老爷，以前跑江湖卖野药。人特精明，长着个牟其中式的大脑门。

以往跑江湖打把式卖艺，都是寻一处热闹地方，衣裳一脱，吆喝两声，光着膀子就开练。

乔老爷和别人不一样，他连卖野药都和别人不一样。

乔老爷在老东门有个固定的摊儿，就是现在的过街天桥底下，以前那儿长着棵一人合围的红荔树。

乔老爷每天早晨10点钟准时开档。他卖药不靠嗓门大，那玩意儿屁用没有。乔老爷将红包袱皮往树下一铺，写字。准确地说，是用特制的白细沙漏字。

那沙比尘粒都细，顺着指缝往下淌，淌到地上就是字。

这活儿说相声的侯宝林在中央电视台表演过，字儿挥洒飘逸，比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都有韵味。

字漏齐了，人也围了一圈。乔老爷就换一身行头，白汗衫，灯笼裤，皮带一巴掌宽，上面铆着20枚大铜钉。就这扮相，把其他卖野药的都比下去了。

接下来，乔老爷打一套八卦莲花掌，胳膊一伸，腰一塌，虚步一点，来回转圈，越转圈越大。

不仅这样，他嘴里也不闲着，嗬嗬有声。观众怕伤了自己，不由自主往后退，一直退到乔老爷指定的圈外头。

在江湖上，这有个说法，叫净场子。看热闹的喜欢扎堆，



你不净场子，人挤成疙瘩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但是净场子，又不能拿嘴往外轰人家，不沾亲不带故的，没人理。有的跑江湖卖艺的，用水泼，用三节棍往外赶，把观众都给赶跑了。

还是乔老爷有办法，一趟拳打完，既净了场子，又吸引了观众。不显山不露水不伤和气，一举好几得。

场子净完，乔老爷插科打诨，表演一些小魔术什么的，设法把话题往卖药上引。

乔老爷卖药是一绝。他从不把胸脯拍得咣咣响，唾沫星子满天飞。这会儿，他从一个塑料编织袋里抓出只红公鸡，嘎蹦将它的腿关节掰断，往地上一扔。那鸡刚抓出来时神气活现，这会儿就趴窝不动弹了。

乔老爷把话向观众交代清楚，然后拿出家传的鹿尾续筋膏，用火烤化了，黏开，敷在鸡腿上。一跺脚，那鸡就满场子乱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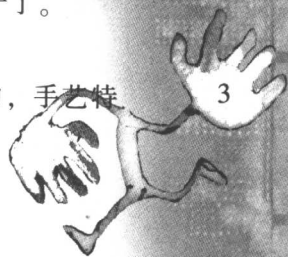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人们啧啧称奇的时候，他在人群中的“托儿”一煽乎，大伙儿就发疯似地抢着买药。

五块钱一包，十块钱三包。每天他都能卖三五百块钱。

就这样，乔大羽赚到他的第一桶金。乔大羽的药还是那些药，生姜拌河泥，与其他跑江湖的没什么两样。关键是他的道具用得好。比如那只鸡，并不是真的掰断腿骨，而是扭脱臼，敷药的时候一捏，就复位了。再跺脚惊吓，它肯定跑得比毛驴子都快。

后来，老东门越来越旺，城建搞规划，把那棵红荔树砍掉，搭了过街天桥，乔大羽退出“制药业”，洗手不干了。

他承包了一家制锁厂，师傅都是从温州请的，手艺特



巧,钥匙在锁孔内一转,声音嘎蹦脆。

深圳越来越富,溜门撬锁的偷儿越来越多,做锁生意有赚无亏。乔大羽的算盘打得噼啪响。

做锁这一行是个古老的职业。有嫖客就有妓女,有小偷就有锁,这是铁打的自然法则。锁不大,里面潜藏的道理不薄。啥时候要是做锁的丢了饭碗,那肯定是太平盛世。

废话少说,言归正传。却说乔大羽自打进入锁业这一行,生意就红火得要命。他做的锁没什么特别,就是锁芯里面花样多。同一型号的锁,里面的锁芯不一样。还没等小偷摸透这个锁芯的结构,新的锁芯就上市了。

有一回,一个爆脾气的偷儿实在弄不开锁,干脆把人家的门板卸了下来。尝到甜头以后,他专卸门板,对锁再也不屑一顾。

这个段子,是东门派出所的刘所长讲的。喝酒喝到情绪高涨时,他将袖口一捋道:“俺说个笑话……”

他这个笑话,比那些黄色段子耐寻味,往往引出一连串话题。在深圳,和小偷打过交道的人,比河里的沙子都多。不是流行过一句话吗?没被偷过抢过的就不是深圳人。

他这话题,容易引起共鸣。酒这玩意,无非是个引子,大伙儿扎堆说话的作料,没人专门为喝酒而喝酒。

他一出题目,大伙儿就趁着酒兴评头论足,发牢骚的、骂娘的都有。不知不觉,三五瓶贵州醇就见了底。

每到这会儿,大家的眼珠子都集中到刘所长身上。他是警察呵。

“你们当警察是干什么吃的?”

刘所长长叹一声,猛往嘴里灌两盅酒,道:“我们冤呵!”



接着,就讲出一段故事来。

刘所长是山东临沂人,性子直,爱抬杠;当兵时赶上西线战事,有领导激他:“你们这个班没底火,拿不下这个山头。”他脖子一拧,眼一瞪,领着兵就往上冲。

等冲到山顶,将红旗插到敌方的战壕上,他才发现就上来了他一个人,敌人就等抓他的俘虏呢。

要不是炮火猛,又响起总攻的号声,他这条命就搁那儿了。

部队集体转业后,他被分配到派出所当所长,负责东门片区的治安。

他对群众态度好,年年得奖拿先进。在那会儿,有他在就没其他所的份。

俗话说,人怕出名猪怕壮。这样一来,就有人嫉妒,不服气,背地里发牢骚:“他那片区,小偷比牛毛都多,凭什么拿先进?”

其实,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——深圳还是小渔村那会儿,老东门就是商人做买卖的地界,蛇鼠混杂,年年保持先进不容易。

有道是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这话儿一传二传,传到刘所长的耳朵里。他一听,心口窝就像挨了一拳,脸通红,一直红到脊梁骨。

这是他的死穴,是痒痒肉,不能捅,一捅就火冒三丈。

“集……集合……”刘所长一急就结巴:“全体集合!”

等全所大大小小的干警集中到院里,他一招手,扭头就往外走。大伙弄得莫名其妙:“干什么去呀?”

“都……都跟我……抓……小偷!”



为对付老东门的偷儿,干警们啥法子都用上了:便衣、盯梢、收买线人……刘所长亲自找过这一片的痞子头曾五,要他当卧底线人;曾五为巴结刘所长,小胸脯一挺:“没问题!”结果,晚上走到一条巷子里,被麻袋罩住头,挨了一顿爆打。边打边骂,说:“条子再厉害也救不了你的命。”等打他的人跑散了,他一摸裤裆,臭烘烘的,一堆屎。

曾五哭丧着脸,一瘸一拐去找刘所长,道:“这活儿没法干,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虽然当线人挺光荣,犯点小错派出所睁只眼闭只眼不追究,可还是保命要紧。

“太嚣张了!”刘所长听完曾五的哭诉,一拍桌子,在东门来了一次大扫荡。不过,能被逮住的,都是小蠢贼,塞了一屋子。

弄得拘留所老黄挺有意见,这帮哥们都快把他那地方撑破了。

老黄说:“别折腾了,要不我们拘留所就改贼窝了!”这帮人又够不上判刑,还要免费伺候他们吃喝拉撒睡,过几天出去还是照样在街上晃悠,白费劲。

这回,刘所长带人又捉了一批小蠢贼,不过他没敢往老黄那儿送。人捉来了,他火也熄了。怎么办?不能便宜了这帮小子。干脆,游街示众。

他派人钉了十多个大木牌,把那些老油条一个个拎出来,二尺八的牌子脖上一挂,五花大绑,鸣锣开道,在东门街上转悠。

那天,老东门的天空清爽宜人,18位“道友”步履蹒跚,鱼贯而行。他们一律把头埋到前胸,羞得面红耳赤。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哦?



那天,深圳人扬眉吐气,指指戳戳,快乐了好一阵子。人群中有个坐台小姐,一眼认出“道友”中的小赖,大声说:“咦,赖哥,原来你是……嘻嘻……”这话钻到小赖心里,比煽耳光都难受。

小赖是半个香港人,他老爸在大陆开厂,养了个“二奶”,小赖是二奶生的。他往常在罗湖海关逛悠,从香港的往来客身上打主意;去歌厅、酒吧消费,则是用他爸的名字,扮金鹏企业的大老板。这回一游街,人人知道金鹏老板的儿子是小偷,还不把他老爸老妈气死?

那阵子,老东门平静了半个月。不过,平静的背后,往往是疾风骤雨。老刘呵老刘,你捅马蜂窝了。忽一日,网上出现一篇《深圳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?》的文章,文中公开支持“十八君子”。说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。

那会儿,互联网刚进入中国,好多人还不了解网络文化,这篇文章一下子叫互联网名扬天下。敢情这玩意能整事儿,整了就整了,别人还抓不到。后来成千上万的深圳人热衷开网络公司,大把大把烧钱,根源就在于此。

此后其他地方晃悠的偷儿们,全都涌到老东门。平均每个逛东门的深圳人,背后都会跟上三个以上的小偷。

警察一来,他们就一哄而散;警察一走,大家重新开张。累得东门派出所的干警两脚发肿。

其中有个文书,是个胖子,人手不够就把他顶上去,不到一周,人疲得就像非洲难民似的。

那阵子熬夜呵,整个人都空了,心里面就像架个火炉子在烧。没过多久,深圳“减肥”热,小胖子文书辞职下海,开了家“减肥俱乐部”,首创“脂肪燃烧减肥法”,据说创意和灵感



就是从这儿来的。

现在,他的“减肥俱乐部”开遍全国,一个人玩两部“宝马”,一辆“奔驰”。

刘所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,一准会喝得烂醉。醉完过后,改天喝酒还讲。一捋胳膊:“俺讲个笑话。”接着就讲小偷没打开锁,将门板卸下来的故事。

“卸门板”的故事在深圳流传了好几年,都是当成笑话讲的。不过,传到将军锁厂乔大羽的耳朵里,可就不是笑话了。那是什么?是商机。

乔大羽微微一笑,抠着鼻孔,陷入了沉思。

1989年春天,中国第一张“将军”牌防盗门在深圳问世。

乔大羽的脑袋瓜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,那里面每个细胞都饱含智慧的种子。他自己也明白价值所在,最喜欢和女孩子交往,尤其是年轻貌美的,希望通过这一载体,传播智慧,播撒智慧的种子。

乔大羽的厂生产防盗门,也推销防盗门。他的推销手法也和别人不一样。他喜欢场子。喜欢设一个场子,当场做生意。以前在赛格广场附近,天空中经常飘满红气球,底下缀着五颜六色的条幅,那地方就是乔大羽的场子。

那地方一排排摆着将军锁厂生产的防盗门,各种型号,各式各样的都有,地上放着钳子、斧头、撬杠、钢锯,客户当场验货,满意就签订单。

那会儿,乔大羽的订单做不完。客户都是扛着整麻袋的钞票,在他厂里催货。后来,全国各地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防盗门厂,他这儿才退潮。



人往往在最风光的时候晕头转向,找不着北,乔大羽在生意做得最火爆的时候,说错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差点酿成和深圳小偷的火并。

乔大羽的生意,用江湖人的话说叫“抢食”,与偷儿们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兄弟。偷儿多,他的生意就火;生意火,就要不断给偷儿们制造技术难度;偷儿们被难住了,就没饭吃。你不让我吃饭我不恼你恼谁?

平时乔大羽做事说话都比较低调,千不该万不该他搞了个“有奖促销”。

当时在《深圳特区报》的报眼位置登了个大广告,大意是将军锁厂新研制了一种新型防盗门,名叫“气死贼”,如有人在24小时内当场开锁,奖金10万元人民币云云。

他这一招果然管用,一下子将深圳人的眼球都吸引到门上,不过偷儿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

这就和古人打擂比武一个道理,乔大羽要“脚踢南山猛虎,手擒北海蛟龙”。偷儿们的脸往哪儿撂?一个个摩拳擦掌,要上擂台出口恶气。

不过,这事儿让“偷王”七爷按下了。七爷淡淡地说了句话:“咱的活儿是吃饭的,不是治气的。”那意思是他摆他的擂台,咱混咱的日子,两不相干。

当然,也有那些外地来的,心胸狭窄的偷儿当场犯险,结果手艺不到家出丑不说,一下擂台就被人群里的便衣盯上了。

这一日,乔大羽在国贸旋转餐厅接待几位东北大佬,这帮人财大气粗、挥金如土不说,酒量那就像没底的海。

一开始,大家斯斯文文,杯对杯;不一会,将上衣一脱



碗对碗；最后干脆一人抱瓶茅台，嘴对嘴。

平日里乔大羽不喝酒，这回知道有东北客，还专门请了两个“酒仙”护驾，都是能喝一斤以上的主儿。结果，那几个东北人还没咋地，他们先钻桌子底下去了。

东北人喝酒大家都知道，喝红了眼，连老虎的眉毛都敢拔。“喝！你……你……不喝就是不仗义！”一个东北老客揪住乔大羽的领子不撒手，再不喝眼看酒瓶子往头上招呼。

乔大羽架不住东北的“死缠烂打”功，勉强焖了两盅，然后借故上厕所溜了出去。下楼后天旋地转，飘飘欲仙，比在餐厅旋转得还清爽。

这时，他手中的电话响了，说是又有客户送花篮、放气球，请他到赛格广场讲几句话。

乔大羽一直认为赛格的场子摆得经典。以前卖野药，在老东门设场子透着亲切；这会儿卖锁，在华强北设场子透着高深——那里是中国人的“硅谷”，做的可都是高科技的玩意儿。

接罢电话，乔大羽钻进他的“奔驰”车，一路鸣笛，直奔华强北。

当时，华强北的天空艳阳高照，他的场子上方全是大红的气球，映红半块天，四下里彩旗飘扬，锣鼓震得地面直晃悠。还没到地方，就被洋溢的气氛所包围。

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激动的气氛。乔大羽远远的听见锣鼓铿锵什咚咚响，耳朵就竖了起来，眼睛就睁大了一倍，血液一股劲地往上灌。

乔大羽站在主席台上，望着台下数不清的陌生面孔，一激动忘记了该说些什么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

这也是酒闹的，往日遇到这种场合，乔大羽神采飞扬。此时，神采飞扬的乔大羽显得拘谨笨拙，一激动调门拔到高八度，就是人们常说的声嘶力竭。

他扯着嗓子道：“都道深圳有能人，那是没碰我这把锁这扇门，家里安上我的门，神偷也要避三分……”

他仿佛又回到当年卖野药的场子里，满口老江湖的词汇，说到兴奋处，一跺脚，一挑大拇指，拉开架势：“今日哪位朋友破了我的门，我一时三刻卷包袱，我出深圳！”

乔大羽的表演博得一片叫好声。他哈哈一笑，抱拳拱手，退到后台。

第二天早晨，乔大羽一梦醒来，心里咯噔一声：说漏嘴了！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。酒醒之后，他一品味昨天的话，汗珠子立刻从脊梁骨冒了出来。他是个老江湖，人家放个闷屁都能嗅出腥膻。

乔大羽的脑子飞快地转动。此时他躺在自己的秘密别墅里。这儿是他的快活林，只有他和司机以及新搞上的漂亮秘书知道。司机早就回家睡觉了，小秘被他折腾半宿，这会还在梦里呻吟呢。

可是，他卧室的门大敞着，客厅中灯火辉煌，飘来一股股燥人的旱烟味。

来了，报应来了。乔大羽的心像小鼓一般，咚咚敲得皮肉胀痛。他反复琢磨半天，没有一丝头绪；最后，索性心一横，跳下床，抓起衣服冲到门口。

乔大羽露出光秃的脑袋。客厅里静得吓人，只听见墙角的仿古座钟来回摆动的声音。

没有人？

